

那 些 年 那 些 老 童 话

神笔马良

洪汛涛 著 张光宇 绘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海燕出版社

那些年 那些老童话

神笔马良

洪汛涛 著 张光宇 绘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 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神笔马良 / 洪汛涛著; 张光宇绘. — 郑州: 海燕出版社, 2017. 1

(那些年那些老童话)

ISBN 978-7-5350-6949-8

I. ①神… II. ①洪… ②张… III. ①童话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4472 号

策划编辑: 王茂森

责任编辑: 黄秀琴

责任校对: 李培勇 齐 笑

出版发行: 海燕出版社

社址: 河南省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(邮编: 450008)

电话: 0371-63834455

网址: <http://www.haiyan.com>

印刷: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开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10.5

字数: 126 千字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9.00 元

目 录

神笔马良

1

狼毫笔的来历

142

神笔马良

这是一个古老的普通的但不平凡的华夏少年的梦……

开 头

在《三国志》的《蜀志》里，有《马良传》。这马良可是个名人，和这《神笔马良正传》里的马良，一无干系。虽然同名同姓，纯属巧合。我想，给马良起名的人，未必读过《三国志》。《三国志》是历史书，就是说，三国时代，真有一个叫马良的人。

我们说的马良，是个山乡里的野孩子，既贫且贱；所以，什么“史”，什么“记”，都没有这个马良的份儿。

其实，在山乡里，我们说的马良，似乎大大超过三国时代的那个马良。在山乡里，谁知道三国时代的马良？却有许多许多人知

道这个马良，许许多多人会讲神笔马良的故事。

许多地方，许多人，一说起马良，都说马良还在，有的人还有名有姓地说出谁谁谁见到过马良。马良，活着，活在人们的心目中，活在人们的故事里。山乡里的父老兄弟们，非常崇敬他。

有人问：马良是哪朝哪代人？我曾经考证过，也说不清楚。因为人们在说起马良的故事时，总是这样开头：“很早很早以前。”或者索性说：“谁知道是哪一朝哪一代。”总之，是从前的人吧！

有人问：马良是哪个地方的人？我曾经考证过，也说不清楚。因为人们在说起马良的故事时，都是这样肯定：“就在俺这山区里。”或者索性说：“我们老家那块地方。”好像，马良和谁都是同乡似的。

余生虽晚，可亦是山乡之人，从小就听说过马良的故事，十分喜爱，稍稍识字，就广为搜集、记录。

抗战时期，家乡沦陷，我流落于后方，和各色人等都有接触，我搜集、记录了许多许多故事，包括神笔马良的故事。

我曾认识一位卖笔的手艺人。他说，他原是一处制笔作坊的工人，因为战火南烧，作坊倒闭，他失业了，老板发给他许多笔，他一路卖，一路回家。

他头戴斗笠，背着一个蓝布大包袱，和我同行。

他告诉我，他一路过来，被“中央军”扣住过，也被“和平军”扣住过。“中央军”说他是“和平军”的间谍，“和平军”说他是“中央军”的探子。他什么也不是，一点儿也不害怕。我问他是怎么逃出来的。他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我有笔啊！”笔，怎么能帮助他逃出来呢？他没有说。

他的笔故事，和他包袱里的笔一样多。我们一路走，他一路卖，一路说。他卖不完笔，说不完笔故事。有时，一支笔上掉下来一根

笔毛，他也能说出一个长长的故事来。当时，我还真想过，这人会不会就是马良呢？

那天，我们一起宿在山下的一个小客店里。我清晨醒来的时候，不见他了，只发现在我的行篋里，多了一支笔，这是他送给我的。从此，再也没有见过他。那支笔，虽然不是“神笔”，可我仍把它当成是马良送给我的神笔，一直好好珍藏着。

我知道他没有念过书，故事也都是听来的。因为七传八传，讹误也不少。有的明明不是马良的故事，譬如江郎的故事、张良的故事、王冕的故事、吴道子的故事，他也弄到马良的头上来。自然，许多笔故事，是没名没姓的。

大概，马良算是个“作科犯上”的人。那时候，说他的故事，是会惹祸的，所以变的变，改的改，用什么名字的都有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也很难弄清楚了。

确实，以前，每朝每代，都有人不喜欢马良的故事。因为很是奇怪，这些故事，元朝的人听起来好像故事发生在元朝，明朝的人听起来好像故事发生在明朝，清朝的人听起来好像故事发生在清朝。

据传，每朝每代的小民百姓，却都非常喜欢马良的故事，常常给他们的儿子、孙子们讲。不讲，好像比什么还难受。讲了，孩子们记住了，似乎了却一大心愿。所以，神笔马良的故事，得以一直一直留传下来。

许多父老兄弟，一次次给我讲述神笔马良的故事。我给许多少年朋友，一次次讲述神笔马良的故事。

现在，我已年长，也学得了一些编织文字的基本功夫，就将这许多搜集、整理来的故事，区别真伪，去芜存菁，加以梳理，略作点染，一以贯之，用当年那位制笔手艺人赠我之笔，写成这部《神

笔马良传》，把这位山野间少年人的前朝旧事，一一介绍给今日少年朋友们。

诸位，且让我慢慢从头叙来——

1. 笔架山下

从前，有个孩子名字叫马良。

他住在村口的破窑里。父亲、母亲早年死了，靠自己砍柴、割草过日子。天底下，穷人是一家，村里的人们常常接济他，帮助他，照料他。那些小伙伴们，一个个待他都像亲兄弟。

马良从小喜欢画画，在地上爬着的时候，就爱拿块石头，或者抓根木棒，在泥地上胡乱地涂一气。直的、横的，圆的、方的，谁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。

长大了，他很想学画画，可他哪有钱去买笔呢？他们这个村子里，家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庄稼人，也没有一家有笔的。

马良多么想自己能有一支笔，一支属于自己的笔啊！

他们村后的大山，虽然光秃秃的，都是砂土岩石，并不长树木花草，但它的形状十分奇特，三座山峰，并列一排，像个“山”字。来这山上游历的人说，那个造字的古人，准到过这里，不然怎么造出个“山”字来呢？这三座山峰，很高，要攀上这三座山峰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山，没有什么经济价值，不能种植庄稼，村里的人们砍柴割草，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。可是，这山，远远一望，背衬蓝天，恰似一个赭色的大笔架，煞是好看。

这大山，给了大山的儿子马良以大山的性格。他像大山一样的倔强，不畏惧困难，想做什么，一定要做成。他不懂得阿谀奉承，

做什么事，都是勇往直前，遇到阻挡，都不回头。他虽然和大山一样贫穷，但他和大山一样屹立着，挺着腰杆子做人。他以大山的儿子为荣。

在他们村子东边远远的地方，有一座古寺，古寺后面山丘上，有一座砖塔。年代很久了，由于经历了火灾，塔身只剩下一个褐色砖块砌的壳子。奇特的是，塔尖上长满了许多树，大概是鸟儿们衔上去的种子，年深月久，长成了大树。大树枝丫伸开，叶子浓密，这塔远远望去，很像一支大毛笔。塔身为笔杆，塔上的树枝则是笔头。最凑趣的是，塔顶的树木中，有一棵是枣树，秋高气爽，枣子成熟，鸟儿啄食，四散飞落，宛如笔尖饱蘸颜料，向广袤的天穹洒溅出星星朱墨。

如果说，大山的性格就是马良的性格，那么，这塔给了马良以志气。塔尖高耸刺天，马良志气凌云，他多么想把这塔托在手上，挥舞它，像挥舞一支笔，在蓝天上，用绚丽五彩的霞光作画，描绘一幅幅优美的理想画卷。

村子里有个传说，每隔三百年，哪一天，哪一刻，天要开眼，照在塔上的阳光会突然特别强烈，使塔的黑影投到远远的高山山峰之间，好像一支笔，搁在笔架上。据称，如果在这一刹那间，有谁能抱住这黑影投射成的笔，他就会成为一位很有才学的人。

可是，村里年岁再大的老人，也没有见过这三百年一遇的开天眼，也不知道哪一年发生过这奇迹。因为他们村子里，世世代代，都是泥腿子，捏泥巴的，从没听说过一位有才学的拿笔人。

稚年的马良，一次次，去攀登村后的高山。他爬上峰尖，坐在只有桌面大小的峰顶上，遥望远远的那座古塔和东方冉冉上升的太阳。他多么希望遇上开天眼，太阳光突然明亮起来，将塔的黑影投

射过来，让他一把紧紧地抱住它。

许多个清晨和午后，他满怀希望地上山，却每回都是怅怅地回来。

他很想有一支笔。

2. 判官和魁星

有一回，他听人说城里城隍庙的判官有一支笔，他就一个人赶去了。他来到那尊判官像的前面，只见判官的左手拿着本簿子，真的，右手高高地举着一支笔。

他呆呆地看了一会，就鼓足勇气走上前去，请求说：“判官爷爷，你能把这支笔借给我吗？”

判官爷爷不动声色，像是没有听见他的话。只见对面走过来一位老人，捋捋白胡子，代为回答说：“傻孩子，判官爷爷的笔，怎么能借给你？你没看见他手上拿着本生死簿吗？人一生下来，他就要记下，该什么时候死……”

马良是个孩子，他不明白，问：“人，怎么都要死呢？”

那老人笑笑说：“要是人不死，那些坏人，恐怕要更凶。好心人的日子更没法过了哟！”

马良还是不太明白老人的意思，眼睛直眨巴眨巴地望着判官手上的那支笔。

过路的老人，笑笑说：“你这孩子八成想借笔学画画吧！”

马良叫老人说中了，欣喜地说：“是啊！我想有一支笔，我很想学画画。老爷爷，你说能成吗？”

老爷爷摸摸马良的头，鼓励他说：“能成，不过你要经过一番努

力啊！——你要笔怎么去向判官爷爷要呢？你应该到那边文昌庙，去求魁星菩萨。”

马良看了看判官爷爷那张严厉的黑脸，不敢多说。谢过老人，便到前边文昌庙去找魁星了。

魁星那模样，好吓人哟！一只脚踩在一条大鱼的头上，另一只脚踢着一口斗，果然手上拿着支大笔，笔尖几乎碰得着过往人们的额头。

马良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，向魁星磕了个响头，说：“魁星菩萨，你的笔能借我用用吗？”

魁星的脸铁青铁青，双眼眼珠都突出来了，没有回答他。

马良连说了三遍，魁星没有什么反应。他便大着胆，爬上那条大鱼背，伸出手去，取下魁星手上的那支大笔。

这笔就取下来了，他很高兴，可仔细一看，原来这笔是泥做的。

一碰，泥掉下一块，露出里面的竹签。泥笔，又有什么用呢！他只好将这支笔，又照原样塞进魁星的手中。

这时，又有一个老人走过来，捋捋白胡子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你想有支笔，魁星菩萨会给你的，你怎么可以自己随便去拿他的笔呢！”

马良瞧瞧魁星那愠怒似的神色，心里有几分不安，赶紧鞠了一个躬，说了句：“魁星菩萨，对不起，我太想有一支笔了。”

说完，他一溜烟地跑回村子去了。

马良很想有一支笔。

一天，他突然想，没有笔，为什么不自己做呢？

他到竹林里截来几节细竹子，这便是笔杆了。可笔头怎么做？他愣住了。

他一会儿剪东家羊的毛，一会儿剪西家牛的毛。没几天，笔没

做成，村子里的羊呀、牛呀，都给剪得花花斑斑的了。村里的乡亲们不明白，都说马良这孩子怎么不学好，瞎胡闹，变得淘气不招人喜欢了。

大家不让马良再去剪羊毛牛毛了，他就剪自己的头发。可用一把把毛，一把把头发，这个孩子怎么也做不成一支笔啊！

马良又感到惘然了。

3. 门槛很高很高

一个伙伴，知道马良想拥有一支笔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帮助他。这位伙伴不知从哪弄来一株木笔花，送给了马良。马良将它栽在窑洞门外向阳的坡地上。木笔花很快就成活了。

又一年过去了。就在一个严寒还没有完全过去的立春日，木笔树上，一支支笔似的紫色的花蕾，从枝干里伸出来了。没过几天，紫白相间的木笔花开了一树。

从树下走过的人闻到这股淡雅的清香味，都说：“木笔树开花了，马良马上会有一支笔了。”

马良很高兴。春天很快来了，天气暖融融的。他常常站在木笔树前面，自己跟自己说话。

“可是，这木笔花，好看不中用，不能当笔使啊！要是这些花都是笔，那该多么好啊！”

马良在困惑和希望中，渐渐长大了。

他天天都想着能有一支笔。他太需要有一支笔了！

一天，他挑着一担柴，路过一个财主家的庄园。这位财主的祖上是朝廷的大官，后来告老还乡，在这里购置了千顷良田，建造起

这座大宅院。

财主在庄园的侧门里面盖起一个画馆，从京城请来一位画师，教自己的孩子学画画。这位画师本是个破落子弟，虽然画得一手好画，但在人才济济的京城，他只不过是那个不入流的无名之辈。他知道这位财主，家产雄厚，在名镇大邑都开有店铺，并且在京城有许多做官的亲友。他在衣食不周、一筹莫展之时，找到这位大靠山，对主人自然十分忠心，极力巴结。他虽说是请来教画画的，但很快成为财主的心腹。财主信任他，他卖力地为财主效劳。

庄园的侧门打开着，马良放下柴担，蹑着脚往里张望，只见一位尖下巴、有几根山羊胡子的小个子画家，手上拿着一支笔，一边在纸上画着，一边教孩子们画画。

马良看那画师画得实在好，孩子们跟着他一笔一笔地画。他羡慕极了，心里痒痒的，真想跑进去，求那画师收下他，让他学画画。

马良又一想，自己是穷人家孩子，有钱人家庄园的“高门槛”，很高，很高，他的腿再长，也跨不进这“高门槛”啊！

他直愣愣地看着，那支笔，在画师的手上，那么自如，要粗就粗，要细就细，弯来弯去，像一把好锄头在一个好庄稼人的手上，太美妙了！太吸引人了！他甚至想，就是画师不肯教他画画，只要把那支笔借给他，甚至只是让他用手摸一摸，碰一碰，他就很高兴了。

画师画好一张画，正在一只盆子里洗笔，准备收起那支笔。马良忍不住了，像被人推着，一脚跨进门槛，对那画师行了个礼，请求说：“我想学画画，那笔……”

尖下巴画师见走进来一个孩子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这孩子头戴竹编斗笠，天庭饱满，脑袋微微前突，椭圆形脸蛋，眉目中带有几分聪颖气，身着陈旧粗布蓝衣蓝裤，腰束布带，脚穿一双破烂蒲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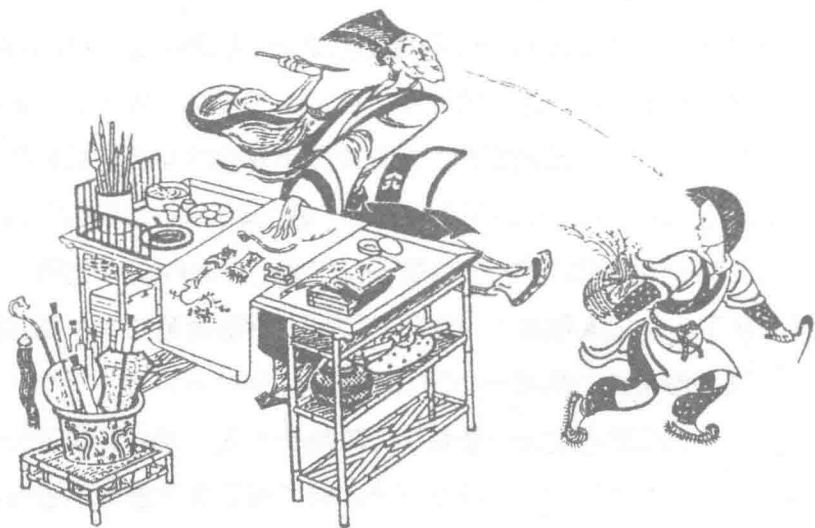
虽说器宇不凡，却是个穷人家的孩子。画师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竟敢闯进画馆来喧闹？”

马良一看，画师那拉长的脸，一双桃子般的大眼睛，瞪得圆圆的，还发着凶狠狠的绿光。他立刻想起判官的脸，魁星的脸。画师的脸，比判官脸，比魁星脸，都难看，都可怕。不过，他想，脸难看，不一定是坏人。他听说，判官和魁星，虽然脸难看，却是好人。于是，他还是请求说：“我叫马良，我想有支笔，我要学画画……”

画师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什么马良，牛良，鸡良，狗良的，多难听的名字。学画，是达官贵人、大商富贾家孩子们的事。砍柴娃子想拿笔，学画画，你在做梦吧！”

画师一把将马良推出大门，马良一个趔趄，从门槛上栽出去。黑漆大门就“吱呀”地关上了。

马良爬起来，发觉那只斗笠没有了，又去打门，叫道：“我的斗笠，我的斗笠……”



门打开一条缝，画师将马良的斗笠丢了出来，又将那盆洗过笔的水，劈头盖脸地泼向马良。马良的脸上、衣服上，都是一条条发黑的脏水。

马良对着黑漆大门，悻悻地说：“为什么咱穷孩子就不能拿笔，不能学画画呢？我不信！我偏不信！”

4. 铁定心了

马良是个有志气的孩子，自从受到这场羞辱之后，他明白了许多事情，知道要靠别人是不行的，特别是那些有钱人家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，自己学画画。

他到山上打柴时，就折下一根树枝，在沙地上学着描飞鸟。

他到河边割草时，就用草根蘸蘸河水，在岸石上学着描游鱼。

晚上，回到家里，他就拿一块木炭，在窑洞的墙壁上，把白天描过的东西，一样一样，再画一遍。

伙伴们都帮助他，指指点点，这画得像，那画得不像，如此，如此。

一年过去了，又一年过去了……

许多年过去了，马良学画画从没有间断过。他家窑洞的四壁，画上叠画，麻麻花花全是画了。

村里的乡亲们，特别是那些岁数大的老爷爷、老奶奶们，瞧着日渐消瘦的马良那苦学苦练的犟劲儿，都关切地劝他说：“马良，咱村里缺吃少穿的，多干活计是正道。你成天迷上画画有啥意思呢？画得再好，也当不了饭吃，也当不了衣穿。别误了时光，苦了自己呀！”

马良感谢乡亲们的好心劝告。他说：“谢谢大家。正因为咱们太



穷，缺吃少穿，我才下决心学画，为咱穷人出口气，为咱穷人图个将来。学画，我铁定心了，再苦，再累，我也要学啊！”

马良还是一个劲地学画画。天天这么画呀，画呀，画呀……

看的人都感到乏味了，马良却愈画愈来劲，他兴致高得很呢！

一年过去了，又一年过去了……

许多年过去了，马良用心学画画，进步很快。真是画起的鸟，就差不多会叫了。真是画起的鱼，就差不多会游了。

一次，马良在窑洞口画了一只八哥鸟。一位老爷爷走过，看见了，问：“这是谁家养的鸟呀？怎么不叫，赶它也不飞呢？”

一次，马良在窑洞里画了一条黑鲤鱼，一位老奶奶进来，看见了，问：“这鱼怎么不养到水里去，将它挂在墙上，它会死的呀！”

一天，村口的上空来了许多只老鹰，上上下下，一个圈又一个圈地打转。人们诧异地问：“怎么啦？谁家鸡仔放在外头？要不，哪会招来这么多老鹰呢？”家家都检点了，谁家也没有将鸡仔放出

去。好奇的人们到村口去查看。原来是马良在村口画了一只小母鸡呀！

一天，山沟里的牛羊，纷纷跑回来了。人们将它们围拢来，可是牛羊们就是不敢到山沟里去吃草。人们怎么赶它们，它们也不肯回去。有人奇怪地问：“怎么啦？山沟里来野兽啦？要不，牛羊们怎么都不敢去了呢？”

乡亲们带上棍呀，棒呀，悄悄地摸到山沟里，准备打死吓唬牲畜的野兽。

谁知来到山沟，什么野兽也没有，是马良在那儿画了只黑毛狼。

乡亲们把马良找来，大家围着他，搔他的胳肢窝，说：“好小子，老鹰、牛羊被你骗了，我们都被你骗了，我们可要罚你啦！”

5. 大富贵笔庄

马良还是没有一支笔。他多么想，现在能有一支笔啊！

有一次，他在市镇上的一家笔庄看中了一支笔。那笔，很贵很贵。

他开始攒钱了，他拼命地干活，省吃俭用，准备了好几年。

总算攒成了一笔钱，可是跑到市镇，找到那家笔庄一看，那笔又涨价了。

他只好快快地回来，继续一点点地攒钱。

可是，等他再一次攒足了钱，笔庄里的笔又涨价了。

他又着急又生气地去找笔庄的老板，请他以原来的价钱卖给他一支笔。

可笔庄那个弓着背、弯脊梁的老板，却坏得很，抽抽鼻子，笑他说：“要原价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早一天来买嘛。要是明天来，可能